#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六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蘓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六十九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七道

文子　　黄震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書稱平王問道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

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螯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絶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 論隂符經

黄震

朱熹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隂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

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為五賊謂三才為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為昌盜豈所以為安耶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后世有偽為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為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脩煉而不能明其所以脩煉言鬼神

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葢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爲陰符歟然則人主安用此書爲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朱子曰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著意去做學那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

看文字甚疎閭丘主簿進黄帝隂符經傳先生説握竒經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嶢崎閭丘次孟謂隂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隂陽勝隂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閭丘此等見處儘得隂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隂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問隂符經云絶利一源曰絶利而止守一源問隂

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三反晝夜之説如脩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効驗

陰符經注序 論用兵本仁義　　吳萊

予聞隴西李筌嘗得黄帝陰符經讀之數千徧竟不能略通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衰蚩尤暴横黄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

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别著太白陰經閫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强兵勝敵豈必務贯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蜀黄承真蜀宫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黄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

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轉陽噓陰翕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横錯豎惘疑禁格悉出於其彀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虛筭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先兗南渡之際每咎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隃度茍取古人之糟粕而强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

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脩文降及數世搢紳逢掖之士寖耻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喪三鎮隳没君臣將相逃犇潰散夷夏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脉而不遽至於泯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塗要皆可以亡國踣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强而存不

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畧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況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

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為言兵者耶

## 參同契

朱熹 後同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内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

人妄解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閒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又曰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

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

論脩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惟有那些清虚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決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閒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

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説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長孺説脩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因論道家脩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為是某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强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功夫做此其蕞引

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萊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黄老之説始自黄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黄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黄帝之遺風者獨不

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内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賔禮甚則謟於鬼道左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閒曠虛靚而寡欲黄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

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誣怪譎者可必得而懲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别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解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

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

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説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解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送許從善還閩序　　宋濂

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寶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語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一之効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

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奈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乎所謂安噐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

此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寘然而忘去也閩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愕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

陽神陰央之說　　儲泳

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

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粢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辯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粢不能運固也今山魈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寳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跋長春子手帖　　宋濂

右長春真人丘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夕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則世所號南宗也巖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所號北宗也又言全真之名自知明君始知明嚞之字也咸陽村人

凡三易名字初為中孚允卿再為世雄德威合今為三也大定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寧海州鈺之夫婦首師事之遂築室於其南園題曰全真庵四方學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公以興定己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於祭鑾國弟子十八太師皆從庚辰二月入燕城辛巳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壬午四月見止大雪山之陽癸未五月辭歸公雖寄跡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

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寵賚優渥金虎玉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尚當如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嘆羡焉嘗其議於筆墨間可也公名處機字通密世居登州初隱崑崙山烟霞洞後主京師長春宮嘗自號曰長春子云

麻衣易　　馬端臨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黄帝素問孔子易

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

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
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来之願抑列禦
冦莊周之徒歟雖然概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
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
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假合無有定實
予則以為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真實自然非假合也
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
下盤旋予則以為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義皇

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概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

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究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為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又曰麻衣易是戴師愈作太平州刋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為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録乃戴自作其言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

所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乃不喞𠺕底禪不喞𠺕底脩養法不喞𠺕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為陽水以澤為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

然亦有兩語住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足下盤旋耶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孔周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陳摶　　　　邵伯温

陳摶字圖南譙郡人舉進士不第或云唐長興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有詩曰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張鄧公改南面為岳題其後云鮮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華老圖南嘗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

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葺雲臺觀居之

修煉　蘇軾

坎離龍虎東坡云人之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乾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

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為功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翕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為水妃熱必從之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丹經言鼎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斂精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尸解　太平廣記後同

凡令之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乃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目光不毀頭髮盡脫不失其形骨者皆尸解也有未斂而失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謂之地下主者得仙真誥

仙品

仙有數品華陰山神告劉根曰汝今髓不滿血不暖氣

少聽減筋急肉沮必欲長生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不能仙也藥上者為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亦可役使鬼神次乃草木諸藥止可數百歲如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間罪過使人不壽蓋人身中神欲得人生三尸欲人死人死則散而為鬼歆享祭祀故欲人死也凡人夢與惡人鬬乃尸與人神

相戰也

脩煉之誤　說海

神仙脩煉之説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叅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丹田結塊痛而絶又一人守上丹田鼻中終日涕濃

丹藥之害　儲泳後同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慾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書

述其功效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之無疑不知其為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嗜慾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尅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為君腎為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況心不外役火雖盛而不炎以不炎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彼嗜慾者水竭於下火炎於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渇而不得行況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為

消渴凝爲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絶慾惟當助以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巳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爲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煅硃砂說

硃砂體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齒之類煅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黄之類則可以補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

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理每得一方守以為法歲月寖久所収既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藥煉之無不適用每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為服藥之助老於煆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 服丹藥

蘇軾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一道士以陰宜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

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子嘉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内外精氣内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内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内丹成内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葢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而飛行無礙矣然内丹未成内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之積枯草敝絮而寘火其下

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臧夏而屍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其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

公曰公自知内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蘇子化金方事　蘇轍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汞砂化淡金為精金老僧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

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能不為正當傳
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
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
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
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
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
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
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

一分則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煅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雜當再烹之色匀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輕傳人之意不肯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黄州陳公子慥在黄子瞻問曰少卿昔

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措癱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輙為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為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論道教　朱熹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

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

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家之本性也報身者釋家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具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

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邪兩尊已是詭名俠户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

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

四十九章經　馬端臨

李璧季章序曰隱者劉漫翁博涉古今尤邃黃老一日

其言賈生惜誓賦之超絶如云黄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覩天地圜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逺矣今人汨於情偽況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髙明得乎東坡稱慱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脩然玄覽却立垢紛之外不為物所梏則乗星載雲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有又誰禦哉漫翁曰君言善矣然兹理也不待賈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

絶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徹耶也予始知有是經亟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虚皇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耶萬物而不留離澳渫而化昭融物之旦夕交於前者皆不足以為吾病而去道遠矣然而為物而耶視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聲無臭亶為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舉空也老子言道雖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足者非耶或謂之誠或謂之玄或謂之真或

謂之覺或謂之實際以至為情為識為喜為怒為愛為惡為聖賢為仙靈為姦邪為盜賊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而蠛蠓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著感寂之理而昇玄清靜二經雖曰空而實非空使凡世之善惡皆可舉而空之則淫貪很愚憸忮讒媢所植罪本亦可空矣則將何所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三章蓋與老易及清靜昇玄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為幻假當滅除之而它章顧謂觸情縱欲是造諸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又

云財者罪之根聚財為聚業又云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凡姦邪小人聚財以規利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終必自禍猶影響也槩謂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真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閒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耶黄老宗旨虛無至大洞諸經昉言諸天奥密神仙隱秘事自晉始傳人閒由隋歷唐方技符籙其說益以誕漫去本滋遠以是知道家

之書真者絶少而俗師附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斗經乃以北辰為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經之玄妙精微明白切至其為先聖至人所説無疑惟卓識殫洽者無惑乎古書之正偽彼方士羽人苟非研精教典獨會于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符籙齋醮 隋書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説天地淪壞刼數終

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刼度人然其開刼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刼運常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

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刼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刼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

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恠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並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

絶之外謂之齋容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隂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餅餌幣物歴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以登刀入火而焚刼之使刃不能害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芙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

皇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籙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筭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

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絶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邉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之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普云是老君玄孫

授其圖籙真經劾名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
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以獻之帝使謁
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
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大武親備
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
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
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
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

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世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道家行持

儲泳

祛疑曰道家之行持即吾儒格物之學也盖行持以正心誠意為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探英華於槁木吾

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驚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稗編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㙊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蘓曰柄

稗編卷七十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八釋

西域傳論　後漢書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懐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懐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

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兆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絶於時月商賈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歴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産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灾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

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絶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

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説則大道通矣

賛曰遏矣西湖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滛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釋氏護教編後記　宋　濂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縁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

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旣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唾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

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陲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

網羅舊説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閒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遥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緒行于今者惟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

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閒乃弘敎外别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奥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玄門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溈山大圓禪師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

玄機不可湊泊是為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關匡直大師文偃之關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為雲關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關友也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亦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决三種滲漏傳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

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致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柰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耶此則教禪異

塗猶可説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為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為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麗妙各

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牴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

諫書辯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茍涉思維即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

佛經來歷　隋書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

迦年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舍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刼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刼矣每刼必有諸佛得道

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刼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

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復淳朴謂之小刼每一小刼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身攝行僧至五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

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為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

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

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先是西域沙門

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
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
題曰放光般若經大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
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
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
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
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
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

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恵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遥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髙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髙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

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兠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毘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迦提婆譯增一阿含

經及中阿含經義熈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叅共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録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

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熈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釋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毁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

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内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與義賛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録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 諸經

蘇軾　蘇轍
真徳秀

潁濵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原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内身便可

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圜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弾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

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東坡蘇氏書楞伽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

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

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輙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

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

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釋儒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南齊書佛家論　　蕭子顯

齊書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包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惟機伍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酧連璅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

閻刀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
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
如井星捘子捐妻在鷹庇鴿縱横之教所貴權謀天
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户説四辨三
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
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
則鬱單粳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
教執一虚無得性忘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

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雙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為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通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

先後廣略為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為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為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護用覩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

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崇正辨序 附輪藏記

胡寅

崇正辨何為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則不肖即無是非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

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絶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丕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

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内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須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虮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

空兵刑災禍未甞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弒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絶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闖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於一物者

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思矣廹窮患害必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

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蠻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盖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

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禍載諸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

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世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與之至使

非毁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為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説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黄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也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

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於國王宰官刧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况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懐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

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又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罪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

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凊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躋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餧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假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於絶而佛法亦

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拂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愚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

左右其説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永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為最多言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斁違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丁寧學者収藏誇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

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遏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為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閲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賛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録雜出於僧人所為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中所常誦味舉倡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

以為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鴟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為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宫闈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

族而含靈蠢動蚑蚋螻螘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
覺也其於秉彞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
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憎雠毒之可惡也其所
親厚則以他人為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
問賢否茍同於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
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夢寐幻詭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
實不必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
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

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裒人之財殫衆之力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黄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爛然後為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傅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為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

河之著猶將掃除殄滅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煥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為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丘意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同異且箴夫棄有趣空者之敝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辨

哉蓋不得已也

白骨觀　　　朱熹 後同

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肥胎孕育生産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患也此又釋

氏工夫之最下者

釋氏之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䰟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問說禪家言性大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回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

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敝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

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来生人如一塊黄泥既把来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来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盖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来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来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

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𩲸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吕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論佛　　葉子奇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

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別傳更無別旨
自此禪宗皆祖此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扛虵斷尾時如何曰末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如明珠均之為蚌生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

諸已此學者當辯其理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稗編卷七十